

書不迷人人自迷

見山書店「一日店長」體驗

■ 馮曉琳

「扮工」一天

經常聽到有人說，不該把興趣當成工作，因為不論你有多投入於這興趣，一但變成工作，就像情人變賤內，失掉了愛情。終日處理稿件如例行公事，容易對文字出現「審美疲勞」。與生活形影相依的書本，偶爾也覺得有了距離。

這次，離開凌亂的辦公桌，和坐得墊子扁扁的椅，有幸來到見山書店當「一日店長」。不知道越過了海港，從書業上游走到下游，會看見怎樣的風景？和漫天書頁待上一天，能與書本重修舊好嗎？

早上，還未踏進店，已看見店主 Sharon 在裏面團團轉。她也沒讓我閒着，繞口令似的交待顧店須知：「打開電腦，在這裏可找到書的價錢，找不到的你來定價。」「客人買了書，就記在本子上。」「這是錢箱，坐下先數昨日餘額，關店前再算一次。零錢不夠，向隔壁大牌檔『唱錢』。」「這是鑰匙，關店後交給大牌檔謙哥。」「《就是香港》一會兒會送來，書放這裏。」「《人類羣星閃耀時》未到貨，留書的人來了請他們吃薑餅吧。」……她也不忘來個突擊測驗，問：「最近，在讀甚麼書？」

直到回過神來，她已衝上汽車，見首不見尾。忽然，店裏只剩我一人。



那天，天公並不造美。陰鬱的天、毛毛細雨，絕不是利市的天氣。本來，我不稱職地想：沒人來的話，我就可以名正言順地「扮工」一天，讀自己帶來的書。

但是，不知何故，看見一桌的書，又開始有所期望：不知這本書會遇上怎樣的客人？哪一本會被買走，哪一本又會被留下？

買書的人

東張西望，每個角落的書早已各得其所，不宜打亂。惟有身旁數十本《就是香港》，是重量級的本地出品，而且是聖誕特別版，桃紅柳綠，放在門外十分搶眼。我心血來潮，把它們疊起來，再亮起一盞聖誕樹燈，做一個小小的聖誕書區自娛。

雨仍在下，但漸漸減弱了。一個年輕的「文青」女生進店，沒考慮多久就買了一本。我替她拿新書，她卻說想要插上乾花的。原來她沒看過這部季刊，但看見這樣擺設很有「氣氛」，很想帶回家應節。那不過是在窗邊撿到的碎花，隨意插的，沒想到竟成了書的襟花。只希望她不只被包裝吸引，更會迷上這本內容扎實、製作用心的香港書誌。

第二位客人，是個穿黑色皮外套的短髮女生。她一來便問：「這裏最暢銷的書是哪一本？」我確實不懂銷情，但要是說「我新來的」又未免失禮。於是，我拿



起《老派少女購物路線》，那是台灣作者洪愛珠的書，談細膩的感情，也談家族的飲食史。銷量不知，但肯定值得一讀！上次在見山，在同事大力推薦之下購得此書，幾天便讀完了，回味無窮，忍不住地向客人「劇透」了許多精彩內容。

短髮女生接過書，翻也不翻就拿出八達通付錢，我想：她應該被嚇壞了，想逃了吧。「八達通機」竟然在此時故障！女生爽快地說：「我沒有現金。書，你替我留

着！」兩三小時過去，我心裏一沉。書，多的是，但這位客人大概不會回頭了。只是，她不但回來了，還帶來兩位朋友。看着她拿了書，撥撥短髮，揚長而去，心中有某種感動湧上，畫面在腦內揮之不去。

雨忽爾轉大，關門避雨之際，迎來一對情侶。二人身材高挑，爬上閣樓時動作有點滑稽。他們一直在二樓嘻嘻哈哈，男生向女友解說每本書，我心裏和應：「對啊、對啊，買它們吧。」良久，男生下樓，向我問價，我一看，竟不是書，是本地畫師的明信片月曆，難免有點失望。不過，買書是個人自由，不能勉強。誰知二人離開前，雙雙捧着兩三本，男生多買兩份月曆，一份給自己，一份給愛人。他們在書店門前留影，抱着書，微微一笑。向兩位送上薑餅，空中散發書香之外，也飄着甜蜜如肉桂的香氣。



這裏最暢銷的書是哪一本？





不買書的人

正因為直面讀者，我也親身體會到，並非人人都愛書。一個男客人進來，煞有介事地說：「我只是翻翻而已，不要對我抱有期望。」沒關係，翻翻也好。他自說自話，說一本小說內容不怎麼樣，為何賣得這麼貴。書真的貴嗎？一本書的成本包含稿費、編輯、設計、行銷、印刷等開支，發行商一般以書價五折取書，書店約以七折價錢買入，實際利潤大約三成——前提是取的書都得賣出。在租金高企、物價昂貴、買書人口不斷萎縮的香港，出版的上中下游，皆是苦業，本本皆辛勞。男客人始終找不到他認為「有價值」的書，但我仍然深信，世上一定有屬於他的書，只要他日遇上了，他自然明白書的價值。

兩個穿着校服的女孩，沒有買書，在店前的空地聊天。其中一個說她特別喜歡小店的氛圍。這裏和燈火通明的大書店不同，人們在樹影下靜靜地坐、慢慢放空，不愛看書的來到這裏竟會想讀。書店造就了讀書的氛圍，是書和書、書和人、人和人互相觸碰交流的地方。書店的價值，也沒法只靠銷量來定義。

每有親切的客人走近，我只想到機會難得，就忍不住互相分享好書，特別碰到跟自己口味相近的讀者，越是起勁。興趣不能成為工作的魔咒，在書店店長身

此時，Sharon 傳來訊息：「開齋了咁勁？」頓時嚇了一跳，難道店主真是有天眼的「神龍」？應該是情侶把相片上傳到社交媒體吧。既然「開齋」，我的膽子就更大：客人說起女明星寫下千字文章，嘖嘖稱奇；我心有不甘，把女作家的書放到最前——會寫作的女子本來就很多啊！內地學生購買本地文學雜誌，我們勸她多買幾本，投稿新詩！當編輯不常接觸讀者，對於書能否被人青睞，相對被動。換了位置，親眼看見人們因為讀書而喜悅，一種賣書的使命感油然而生。

雨滴滴答答的下着，客人緊緊地保護着所買的書，隨着風雨飄到城的某個角落去了，但願書和人都一直安好。



上，大概是行不通的。此時，另一位店長 Jess 來了，他從旁邊的大牌檔端來法蘭西多士，與我分享。客人一來找書，他就馬上回應。見識到真正店長的風範，暗暗佩服。

Jess 一轉身，盯着角落裏的《微塵》，是楊牧先生的手稿詩集，十分珍貴。此書開度大，客路窄，進書一段時間也賣不出一本。一般書店大概馬上退書；Jess 默默地把書推出去，抬到射燈下的當眼位置。編書，不能只編好賣的書，也要編值得賣的書。書店，也不應只賣好賣的書，更要賣值得賣的書。書店的強烈個性，相信也是它受到讀者支持的原因。



迷上書店風景

天色漸暗，風雨漸大，書店的燈光更顯得溫暖光亮。有人為發現尋覓多時的愛書而驚喜，有人為讀到意外地好看的書而興奮，有人為讀到要緊的情節而皺眉。店裏一直忙着，要不是有人來店告知，我們也不知已掛上颱風一號戒備信號。書本使人迷倒，讀書人的風景更攝人心神，原來已成了書井之蛙！

營業至傍晚，客人逐一離去，剩下最後一個讀者在閣樓，一邊拿着書，一邊用力地寫作。書店的強大魔力，令人身陷其中，旁若無人，彷彿已透過書本、透過文字，通往另一個宇宙。有歡愛之書，便有迷戀之人；有迷戀之人，便有坑陷之書店——「書不迷人自迷」。只要仍有一個人喜歡、沉浸在書店之中，它便有亮起燈的理由。

我蓋上錢箱和賬本，回到店長對面的客座上，翻看當日帶去的《情熱書店》。日本獨立書店 Madosora 堂店長小林先生在書中道：

「我在經營書店的過程中發現，若以『施與施』(Give and give)的態度看這個世界，自己的心情就會放鬆下來。而且我有一種感覺，就是將自己擁有的東西大方地獻給大家，大家會以同樣的方式支持我們。」

這是一個經營書店極其不易的時代，書店的營運容易被書的銷情牽動，但是一些書店店長仍然每日煞費思量，將「值得被看見」的書，以最好的方式呈現於客人的面前。假如，我們都站於同樣的立場，維持一家書店就不應單靠書店一方的努力。好好地珍惜書店，熱情地回應他們的用心，買書、讀書，一同守護這片寶貴的風景。

聞 說葛飾北齋的「名所繪」之所以如此引人入勝，是因為他以一種當時新進的顏料「普魯士藍」來繪畫天空和流水。這種顏料完美地渲染紙上，層次分明，表現出前所未見的鮮明色感。儘管某些獨立書店已不是一兩年新鮮光景，但是由於她們總是願意打開大門，接納四方八面而來的新意念，使得書店不斷併發出新面貌，為城市抹上一層「普魯士藍」。書店何止三十六景？只待你我裏裏外外，看個究竟。

